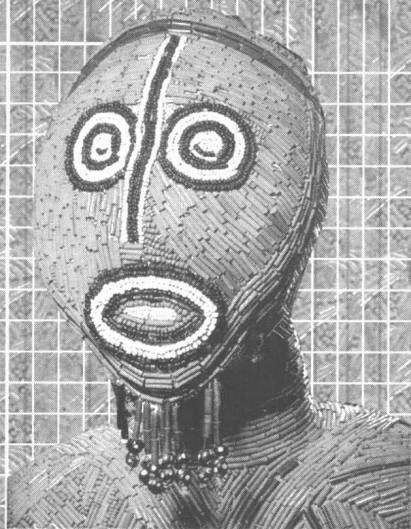


叶
梦
散
文
随
笔
集

超越平庸的 又又面人

叶梦◎著

叶
梦
散
文
随
笔
集



叶梦◎著

超越平庸的

双面人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超越平庸的双面人 / 叶梦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5.1

ISBN 7-5059-4802-4

I. 超… II. 叶…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07630 号

书 名	超越平庸的双面人
作 者	叶 梦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薛燕平
责任印制	李寒江
印 刷	霸州市长虹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176 千字
印 张	8.25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4802-4/1·3771
定 价	14.8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欢迎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超越平庸的双面人

序

叶梦的法眼

王跃文

王者大多时候静默着。虽然静默，他的举手投足都有人注视、记录、研究，他的任何细微之处都会被人挖掘出深邃意义。弱者才需要叫喊。人们对弱者往往视而不见，充耳不闻，逼得弱者必须矫枉过正，细语不够，乃至呼喊；哭泣不够，终于咆哮。女性文学多少有些弱者的意味。男权文化笼罩之下，女性被迫成了隐形人和失语者。于是，一旦她们发现了自己，终于能够开口说话，她们必然惊讶、悲愤、呐喊。所以女性文学理所当然首先应该是悲愤文学。那些要求女性文学“像一个女人写的”所谓温柔敦厚，纤弱优美，清丽婉转，依然是男人眼光，男人需求。

女性为什么不能写自己身体？如果广阔的社会对她们关闭，如果她们所有的权利被夺走，如果她们退守到只剩自己的身体，如果这仅有的身体又只允许被男人的眼光审视、评判和玩味，如果她们只被赋予男性欲望的满足和生殖的意义，那么，她们对自己身体所有权的捍卫，就已经是退无可退的最后

梁山。她们便有权宣称：这是我的身体，这身体在人世所经历的所有悲欢只属于我自己。我言说自己的身体，不再是为了取悦男人。于是，真正意义的女性文学便是从女性的自我发现开始。

然而，只有灵魂才能真正发现肉体。女性的灵魂正是由于开始了对自己身体的正视和观照，同时就获得了更多的力量。一旦力量足够，她们就不再是弱者，不再需要发出悲愤的呐喊。她们不但有力量审视自己，而且有力量以自己的目光来审视男人，审视这个男人们自以为是的世界，从容地评判和言说。至此，她们超越了狭隘的性别界限，生命境界越发阔大，生命更为丰盈、智慧和完整。

叶梦的散文我是通读过的。依我个人之见，从她的《羞女山》，到《遍地巫风》，从《我的乡土背景》，到这本随笔集《黑眼白眼》，叶梦从女性身体感觉，到巫楚文化，再到对文化、历史和世俗生活全视角全方位的审视批判，她完成了对自身性别的超越。所谓女性文学，凸现明显的性别标签不失为进步，而最终模糊和淡化性别意识则是更有意义的飞跃。

叶梦说她有时用黑眼看男人，有时用白眼看男人。黑眼是冷，一种同情和否定。白眼是温，一种欣赏和爱。其实，叶梦的黑白眼所观照的绝不仅仅是男人，芸芸众生无不尽收她的慧眼之下。我佛慈悲，人们总是祈祷着我佛的慈，却不知我佛更多的是悲。叶梦说她是个悲观的人，所以她更多时候是黑眼看人世。这双黑眼冷峻得有些残酷，许许多多伪文化、伪文明、伪幸福被她一针见血地戳穿了，逼迫你不得不正视这个无法粉饰和敷衍的世界。你说自由可贵吗？她告诉你自由其实是一种很难消化的食物，你如果还没作好准备，不要侈谈自由，也不要假装热爱自由。你以为网上养男人便是女权主义

超越平庸的双面人

的张扬,便是对男权社会的反动,她冷冷地告诉你,强大的男权社会决不会因为一个游戏被撼动。而我们所谓的人生真相又是怎样的呢?叶梦的设问是:做追逐肉骨头的狗,还是做拿肉骨头的人,这是个问题。她认为对付这个问题只有一个方法:彻底从狗和肉骨头的关系中解脱。一切在于自己的内心。叶梦已有了当头棒喝的禅宗气象,悟不悟就只是你的造化了。

叶梦这本随笔集里颇多让你不免惊出冷汗的妙语。叶梦恰如《红楼梦》里那位拿着“风月宝鉴”的道人,你眼睁睁明明看着镜子里是位美人对你巧笑倩兮,频频招手。冷不防镜子被叶梦翻转过去,原来镜里让你失魂落魄迷了本性的只是一个骷髅。

叶梦又何时修得了这份自度度人的慈悲和法力呢?她夫子自道,说出了来历:三十九年前,她还是一个十五岁的少女,就已经端着一杯老虎骨酒,就着一毛钱油炸兰花豆,笑看外面荒诞血腥的风风雨雨了。有如此历练,更有什么迷酒醉得了她,又有什么妖氛能成她的眼障呢?

超越平庸的双面人

目 录

第一辑

- 精神的自足 / 3
个性地生存 / 6
表达的障碍 / 8
寻找表达方式 / 11
自由的代价 / 15
超越平庸的双面人 / 18
追悼会情结 / 20
角色的转换与逃避 / 23
局外人 / 25
拒绝复制 / 27
你是“电视宝”吗? / 29
电视也有性别吗? / 31
儿子与电视 / 33
扯白歌 / 36
宣传宝 / 38

第二辑

- 寅年谈虎 / 43

- 面对一棵树 / 46
与美食表演的距离 / 49
在皮草店遭遇的女人 / 51
马戏团的尴尬 / 53
新世纪的妖氛 / 55
牛鞭文化 / 57

第三辑

- 特雷霍特镇的节日 / 61
我看“网上养男人” / 64
“美女经济”之我见 / 67
是谁偷走了孩子的童年? / 69
娱乐革命 / 72
非礼明星 / 74
文明的冲突 / 76
从教授殴妻说起 / 78
“娱乐”战争 / 80
情人节的玫瑰 / 82
在度假村经历的惊诧 / 84
面对东史郎 / 87
被拒绝的记忆 / 89
平心论玫瑰 / 91
一页一页卖名人 / 93
文化是贵 / 95
童言无忌 / 97
想起了长恨歌 / 99

超越平庸的双面人

第四辑

- 年的味道 / 103
三只青花罐 / 105
魂魄坛 / 108
收藏方言“古董” / 110
浯溪玩字 / 112
走近感觉 / 115
夜行麓山道 / 118
我爱读楼书 / 120
股海沉浮与思想改造 / 122

第五辑

- 无奈的选择 / 127
学一门不为谋生的手艺 / 130
被迫当编剧 / 133
客串侦探 / 135
妈妈的网络会议 / 138
网络时代的亲情 / 140
网络龙卷风 / 143
“拇指”运动 / 146
写字的快乐 / 149

第六辑

- 排队买书的故事 / 155
播种幸福的种子 / 157
请妈妈写序 / 160

我编《画家散文》 / 163

我与《男孩丁丁》 / 165

我的乡土背景 / 167

天上掉下的馅饼 / 170

灵魂的最后游历 / 172

第七辑

超越绝途的永恒 / 177

玫瑰和“钻石” / 183

遥看黄永玉 / 186

我所认识的汪曾祺先生 / 189

贺友直先生画益阳 / 193

极左时代的“双簧” / 197

寻找王春林 / 202

第八辑

酒不醉女人 / 207

不谈“女性观” / 209

没有女人的世界 / 211

想起了“三八”节 / 213

洋鸡蛋与早熟儿 / 215

包装女人与消费生命 / 217

从一支歌说起 / 219

黑眼白眼看男人 / 221

关于玫瑰的游戏 / 225

从胃药广告看男人 / 227

关于“男性解放” / 229

超越平庸的双面人

- 谁来保护男人 / 231
- 开发天目与守候男人 / 233
- 媚俗的花 / 236
- 闲话点歌 / 238
- 做贺卡 / 240
- 服饰个性谈 / 242
- 一步裙的尴尬 / 244
- 谈文眉 / 246

第一辑

精神的自足

前几天,我收到首届当代中国女性文学获奖作家作品集《花雨》三大本。

其中收录了三十位获奖女作家的自选作品及附录——“我的女性观”,翻翻这些自述文字,颇耐人寻味。三十位中国女作家在一起谈女性观,时间在1998年。我想这一组文字将为后人研究20世纪的女性主义文学提供了最为直接的研究资料。

关于女性主义的自白,对于每个人都是一个考验。你不可能回避,也不可能环顾左右而言他;你不可能老调重弹,你更不可能用八十年代习惯采取的姿态:以一句“我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来敷衍。现在看来,那样做似乎都显得不合时宜。

我大概也算狡猾的一个吧!我采取不谈女性观的抵抗态度来阐述自己的观点。

我依稀记得在上一个世纪80年代,但凡女作家遇到国内外评论家的询问,大多采取“我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的态度来应对。当时,女权主义之在中国是祸水是臭狗屎。就像“女强人”之类的称号,令人避之不及。

可到了90年代,女性主义研究成为一种国际化潮流,西

风东渐,到了中国,就变了一种时髦。这时候,有许多在 80 年代说过“我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的人,此时便感到当时的话颇不合时宜。不消几年,女性主义竟成一种时髦。总在追逐潮流的那一类理论家决不放弃这种时髦,但凡女性作家作品,一律戴上有色眼镜来分析。在当代中国,若理论家开口不谈女性主义,仿佛成了一个老土而无端地自卑起来。

解读女性主义,成了一个充满鲜花与荆棘的陷阱。若是照搬国外的女权主义蓝本,那种张牙舞爪的形式和庞杂的不甚清洁的内容,活活要把人吓跑。于是,理论家们要寻找一种中庸的态度来诠释:既赶了时髦又落了一个先锋的美名。这不妨是一个两边讨好的立场,诸如“双性和谐”便是这样一种中国式的解读。我以为女性主义文学并不仅仅指女作家的作品,更不仅仅是指写女性感受的作品,这样一来会使男女两性对立起来。事实上,男女两性一对立,戏就无法演下去了。

我以为人类文明的历史,基本上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历史。这种观念几千年来存在我们的身体的物质中,刻在基因密码之上,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根基之牢固任何人不容撼动。这一点并不是每个人都意识到了的。

令人奇怪的是:在骨子里维护这种传统的不仅仅是男性,实际上,更多的女性在维护这种传统,尽管她们张扬的是女性的旗帜。

仔细地一想,当今中国的当红的先锋艺术家,大多是男性中心论者,翻开他们的所谓先锋作品亦散发着这种陈腐的气息,令人对这样的先锋心存疑虑。而女性作家们历来有看男作家眼色行事的习惯。她们最为致命的弱点是:不能脱离男性社会而获得一种精神的自足。尽管她们写一辈子女人亦不能称之为女性主义者。因为她们不是精神的自足体。也有的

超越平庸的双面人

男作家一辈子不是专写女性的，然而，在我心中他是一个女性主义者，比如鲁迅。

这时，我想起美国女画家欧姬芙。她的作品影响美国整整一个世纪。她在艺术上完全仰仗自己的精神力量，开拓了与男性艺术家完全不同的表达方式。更为奇怪的是：她的艺术已为大众所接受，就像中国的齐白石。

关于女性主义的解读，如今有了越来越多的说法。作为一个作家，我不会受任何理论的指引与暗示。我决不会因为女性主义的这样或那样的不自圆其说的说法时髦而放弃自己的主张。

我希望自己像欧姬芙笔下的荒漠上擅自盛开的花，成为一棵自足的植物，不仰仗别的植物而生存。

个性地生存

我的一位朋友的孩子极具绘画才能,按理说应该去读美院附中才是一种较好选择,可朋友偏偏让他上了普通高中。他说:本来也打算让孩子上附中的,但他去看了美术学院附中学生的毕业展览之后,放弃了这个打算。他看到的都是一个模样的作品。没想到这孩子高中毕业以后,却以数年难得的专业高分名列北京电影学院艺术类考生榜首。我这才为他没上附中而庆幸。最近,我在电视里看到一次主持人的选拔赛,有一评委公然说出自己在挑选主持人时,曾声明不要北京广播学院的学生,因为北广的学生说的都是一个调子。谁愿意听不同的人说同样的话呢?

我的孩子上了一家名幼儿园。园长动员我让孩子上美术班,我婉言谢绝。我早就领教过幼儿园美术的套路,不敢轻易一试。不久,美术班的画全部展出,一个版面的画全部是同样的画。我一边为这些孩子感到悲哀,同时又为我的孩子没上这样的班而庆幸。看似学到了某种画的技巧,而失去的却是一种创造才能。技巧是可以学到的,而创造才能一旦失去极难恢复。有的教育使我们学到了知识和技艺,但是,同时也使我们丧失了个性与创造力。